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

若干種性本來同，海納無窮。千思萬慮終成妄，般般色色和融。有日功完行滿，圓明法性高隆。休教差別走西東，緊鎖牢籠。收來安放丹爐內，煉得金烏一樣紅。朗朗輝輝嬌艷，任教出入乘龍。話表三藏遵菩薩教旨，收了行者，與八戒、沙僧剪斷二心，鎖籠猿馬，同心戮力，趕奔西天。說不盡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歷過了夏月炎天，卻又值三秋霜景。但見那：

薄雲斷絕西風緊，鶴鳴遠岫霜林錦。光景正蒼涼，山長水更長。征鴻來北塞，玄鳥歸南陌。客路怯孤單，衲衣容易寒。

師徒四眾進前行處，漸覺熱氣蒸人。三藏勒馬道：「如今正是秋天，卻怎返有熱氣？」八戒道：「原來不知。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，乃日落之處，俗呼為天盡頭。若到申酉時，國王差人上城，播鼓吹角，混雜海沸之聲。日乃太陽真火，落於西海之間，如火淬水，接聲滾沸。若無鼓角之聲混耳，即振殺城中小兒。此地熱氣蒸人，想必到日落之處也。」大聖聽說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馱子莫亂談。若論斯哈哩國，正好早哩。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擔閣，就從小至老，老了又小，老小三生，也還不到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！據你說，不是日落之處，為何這等酷熱？」沙僧道：「想是天時不正，秋行夏令故也。」他三個正都爭講，只見那路傍有座莊院，乃是紅瓦蓋的房舍，紅磚砌的垣牆，紅油門扇，紅漆板榻，一片都是紅的。三藏下馬道：「悟空，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，看那炎熱之故何也？」

大聖收了金箍棒，整肅衣裳，扭捏作個斯文氣象，綽下大路，逕至門前觀看。那門裡忽然走出一個老者，但見他：

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，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。手中拄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節竹杖，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掙鞞鞦鞋。面似紅銅，鬚如白練。兩道壽眉遮碧眼，一張哈口露金牙。

那老者猛擡頭，看見行者，吃了一驚，拄著竹杖，喝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怪人？在我這門首何幹？」行者答禮道：「老施主休怕我，我不是甚麼怪人。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。師徒四人，適至寶方，見天氣蒸熱，一則不解其故，二來不知地名，特拜問指教一二。」那老者卻才放心，笑云：「長老勿罪。我老漢一時眼花，不識尊顏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。」老者又問：「令師在那條路上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？」老者教：「請來，請來。」行者歡喜，把手一招，三藏即同八戒、沙僧，牽白馬，挑行李近前，都對老者作禮。

老者見三藏丰姿標致，八戒、沙僧相貌奇稀，又驚又喜。只得請入裡坐，教小的們看茶，一壁廂辦飯。三藏聞言，起身稱謝道：「敢問公公：貴處遇秋，何返炎熱？」老者道：「敝地喚做火焰山，無春無秋，四季皆熱。」三藏道：「火焰山卻在那邊？可阻西去之路？」老者道：「西方卻去不得。那山離此有六百里遠，正是西方必由之路，卻有八百里火焰，四週圍寸草不生。若過得山，就是銅腦蓋，鐵身軀，也要化成汁哩。」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，不敢再問。

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，推一輛紅車兒，住在門傍，叫聲：「賣糕。」大聖拔根毫毛，變個銅錢，問那人買糕。那人接了錢，不論好歹，揭開車兒上衣裏，熱氣騰騰，拿出一塊糕，遞與行者。行者托在手中，好似火裡燒的灼炭，煤爐內的紅釘。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，右手換在左手，只道：「熱熱熱，難吃難吃！」那男子笑道：「怕熱，莫來這裡，這裡是這等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漢子好不明理。常言道：『不冷不熱，五穀不結。』他這等熱得很，你這糕粉自何而來？」那人道：「若知糕粉米，敬求鐵扇仙。」行者道：「鐵扇仙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鐵扇仙有柄芭蕉扇，求得來，一扇息火，二扇生風，三扇下雨。我們就布種，及時收割，故得五穀養生；不然，誠寸草不能生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急抽身走入裡面，將糕遞與三藏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且莫隔年焦著。吃了糕，我與你說。」長老接糕在手，向本宅老者道：「公公請糕。」老者道：「我家的茶飯未奉，敢吃你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人家，茶飯倒不必賜，我問你：鐵扇仙在那裡住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適才那賣糕人說，此仙有柄芭蕉扇。求將來，一扇息火，二扇生風，三扇下雨，你這方布種收割，才得五穀養生。我欲尋他討來搗息火餘山過去，且使這方依時收種，得安生也。」老者道：「固有此說，你們卻無禮物，恐那聖賢不肯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他要甚禮物？」老者道：「我這裡人家，年年拜求一度。四豬四羊、花紅表裡、異香時果、雞鵝美酒，沐浴虔誠，拜到那仙山，請他出洞，至此施為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山坐落何處？喚甚地名？有幾多里數？等我問他要扇子去。」老者道：「那山在西南方，名喚翠雲山。山中有一仙洞，名喚芭蕉洞。我這裡眾信人等去拜仙山，往回要走一月，計有一千四百五六百里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打緊，就去就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且住，吃些茶飯，辦些乾糧，須得兩人做伴。那路上沒有人家，又多狼虎，非一日可到，莫當耍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，不用。我去也。」說一聲，忽然不見。那老者慌張道：「爺爺呀！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。」

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。卻說那行者霎時徑到翠雲山，按住祥光，正自找尋洞口，只聞得丁丁之聲，乃是山林內一個樵夫伐木。行者即趨步至前，又聞得他道：

「雲際依依認舊林，斷崖荒草路難尋。

西山望見朝來雨，南澗歸時渡處深。」

行者近前作禮道：「樵哥，問訊了。」那樵子撇了柯斧，答禮道：「長老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敢問樵哥，這可是翠雲山？」樵子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道：「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，在何處？」樵子笑道：「這芭蕉洞雖有，卻無個鐵扇仙，只有個鐵扇公主，又名羅剎女。」行者道：「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，能熄得火焰山，敢是他麼？」樵子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這聖賢有這件寶貝，善能熄火，保護那方人家，故此稱為鐵扇仙。我這裡人家用不著他，只知他叫做羅剎女，乃大力牛魔王妻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大驚失色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又是冤家了。當年伏了紅孩兒，說是這廝養的。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，尚且不肯與水，要作報仇之意；今又遇他父母，怎生借得這扇子耶？」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，嗟嘆不已，便笑道：「長老，你出家人，有何憂疑？這條小路兒向東去，不尚五六里，就是芭蕉洞，休得心焦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樵哥說，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，前年在火雲洞，曾與羅剎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，但恐羅剎懷仇不與，故生憂疑。」樵子道：「大丈夫鑒貌辨色，只以求扇為名，莫認住時之洩話，管情借得。」行者聞言，深深唱個大喏道：「謝樵哥教誨，我去也。」

遂別了樵夫，逕至芭蕉洞口。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，洞外風光秀麗。好去處！正是那：

山以石為骨，石作土之精。煙霞含宿潤，苔蘚助新青。嵯峨勢聳欺蓬島，幽靜花香若海瀛。幾樹喬松棲野鶴，數株衰柳語山鶯。誠然是千年古跡，萬載仙蹤。碧梧鳴彩鳳，活水隱蒼龍。曲徑蘿蘿垂掛，石梯藤葛攀籠。猿嘯翠巖崩月上，鳥啼高樹喜晴空。兩林竹蔭涼如雨，一徑花濃沒繡絨。時見白雲來遠岫，略無定體漫隨風。

行者上前叫：「牛大哥，開門，開門。」呀的一聲，洞門開了，裡邊走出一個毛兒女，手中提著花籃，肩上擔著鋤子。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，滿面精神有道心。行者上前迎著合掌道：「女童，累你轉報公主一聲：我本是取經的和尚，在西方路上，難過火焰山，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。」那毛女道：「你是那寺裡和尚？叫甚名字？我好與你通報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東土來的，叫做孫悟空和尚。」

那毛女即便回身，轉於洞內，對羅剎跪下道：「奶奶，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，要見奶奶，拜求芭蕉扇，過火焰山一用。」那羅剎聽見「孫悟空」三字，便似撮鹽入火，火上澆油，骨都都紅生臉上，惡狠狠怒發心頭。口中罵道：「這潑猴！今日來了。」叫：「丫鬟，取披掛，拿兵器來。」隨即取了披掛，拿兩口青鋒寶劍，整束出來。行者在洞外閃過，偷看怎生打扮。只見他：

頭裏圍花手帕，身穿納錦雲袍。腰間雙束虎筋條。微露繡裙偏綃。

鳳嘴弓鞋三寸，龍鬚膝褲金銷。手提寶劍怒聲高。兇比月婆容貌。

那羅刹出門，高叫道：「孫悟空何在？」行者上前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嫂嫂，老孫在此奉揖。」羅刹咄的一聲道：「誰是你的嫂嫂？那個要你奉揖？」行者道：「尊府牛魔王，當初曾與老孫結義，乃七兄弟之親。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，安得不以嫂嫂稱之？」羅刹道：「你這潑猴！既有兄弟之親，如何坑陷我子？」行者佯問道：「令郎是誰？」羅刹道：「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。被你傾了，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，你今上門納命，我肯饒你？」行者滿臉陪笑道：「嫂嫂原來不察理，錯怪了老孫。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，要蒸要煮，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，救出我師。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，實受了菩薩正果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與天地同壽，日月同庚。你倒不謝老孫救命之恩，返怪老孫，是何道理？」羅刹道：「你這個巧嘴的潑猴！我那兒雖不傷命，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，幾時能見一面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嫂嫂要見令郎，有何難處？你且把扇子借我，搨息了火，送我師父過去，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，就送扇子還你，有何不可？那時節，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？如有些須之傷，你也怪得有理；如比舊時標致，還當謝我。」羅刹道：「潑猴！少要饒舌，伸過頭來，等我砍上幾劍；若受得疼痛，就借扇子與你；若忍耐不得，教你早見閻君。」行者叉手向前，笑道：「嫂嫂切莫多言。老孫伸著光頭，任尊意砍上多少，但沒氣力便罷。是必借扇子用用。」那羅刹不容分說，雙手掄劍，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，砍有□數下，這行者全不認真。羅刹害怕，回頭要走。行者道：「嫂嫂那裡去？快借我使使。」那羅刹道：「我的寶貝原不輕借。」行者道：「既不肯借，吃你老叔一棒。」

好猴王，一隻手扯住，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，幌一幌，有碗來粗細。那羅刹掙脫手，舉劍來迎。行者隨又掄棒便打。兩個在翠雲山前，不論親情，卻只講仇隙。這一場好殺：

裙釵本是修成怪，為子懷仇恨潑猴。行者雖然生狠怒，因師路阻讓娥流。先言拜借芭蕉扇，不展驍雄耐性柔。羅刹無知掄劍砍，猴王有意說親由。女流怎與男兒鬥，到底男剛壓女流。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，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稠。劈面打，照頭丟，恨苦相持不罷休。左擋右遮施武藝，前迎後架騎奇謀。卻才鬥到沉酣處，不覺西方墜日頭。羅刹忙將真扇子，一搨揮動鬼神愁。

那羅刹女與行者相持到晚，見行者棒重，卻又解數周密，料鬥他不過，即便取出芭蕉扇，幌一幌，一扇陰風，把行者搨得無影無形，莫想收留得住。這羅刹得勝回歸。

那大聖飄飄蕩蕩，左沉不能落地，右墜不得存身。就如旋風翻敗葉，流水淌殘花。滾了一夜，直至天明，方才落在一座山上，雙手抱一塊峰石。定性良久，仔細觀看，卻才認得是小須彌山。大聖長嘆一聲道：「好利害婦人！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裡來了？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。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里，今在西路轉來，乃東南方隅，不知有幾萬里。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，好回舊路。」

正躊躇間，又聽得鐘聲響亮，急下山坡，逕至禪院。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，即入裡面報道：「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。」菩薩知是悟空，連忙下寶座相迎，入內施禮道：「恭喜，取經來耶？」悟空答道：「正好未到，早哩，早哩。」靈吉道：「既未曾得到雷音，何以回顧荒山？」行者道：「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，一路上不知歷過多少苦楚。今到火焰山，不能前進，詢問土人，說有個鐵扇仙，芭蕉扇搨得火滅，老孫特去尋訪。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，紅孩兒的母。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，不得常見，恨我為仇，不肯借扇，與我爭鬥。他見我的棒重難撐，遂將扇子把我一搨，搨得我悠悠蕩蕩，直至於此，方才落住。故此輕造禪院，問個歸路。此處到火焰山，不知有多少里數？」靈吉笑道：「那婦人喚名羅刹女，又叫做鐵扇公主。他的那芭蕉扇本是崑崙山後，自混沌開闢以來，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，乃太陰之精葉，故能滅火氣。假若搨著人，要飄八萬四千里，方息陰風。我這山到火焰山，只有五萬餘里，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，故止住了；若是凡人，正好不得住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我師父卻怎生得度那方？」靈吉道：「大聖放心。此一來，也是唐僧的緣法，合教大聖成功。」行者道：「怎見成功？」靈吉道：「我當年受如來教旨，賜我一粒定風丹，一柄飛龍杖。飛龍杖已降了風魔。這定風丹尚未曾用，如今送了大聖，管教那斯搨你不動，你卻要了扇子，搨息火，卻不就立此功也？」行者低頭作禮，感謝不盡。那菩薩即於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，將那一粒定風丹，與行者安在衣領裡邊，將針線緊緊縫了。送行者出門道：「不及留款。往西北上去，就是羅刹的山場也。」

行者辭了靈吉，駕筋斗雲，徑返翠雲山，頃刻而至。使鐵棒打著洞門叫道：「開門，開門！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。」慌得那門裡女童即忙來報：「奶奶，借扇子的又來了。」羅刹聞言，心中悚懼道：「這潑猴真有本事。我的寶貝搨著人，要去八萬四千里，方能停止；他怎麼才吹去，就回來也？這番等我一連搨他兩三扇，教他找不著歸路。」急縱身，結束整齊，雙手提劍，走出門來道：「孫行者，你不怕我，又來尋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嫂嫂勿得怪吝，是必借我使使，保得唐僧過山，就送還你。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，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。」羅刹又罵道：「潑糊猴！好沒道理，沒分曉。奪子之仇，尚未報得；借扇之意，豈得如心？你不要走，吃我老娘一劍。」大聖公然不懼，使鐵棒劈手相迎。他兩個往往來來，戰經五七回合，羅刹女手軟難掄，孫行者身強善敵。他見事勢不諧，即取扇子，望行者搨了一扇，行者巍然不動。行者收了鐵棒，笑吟吟的道：「這番不比那番，任你怎麼搨來，老孫若動一動，就不算漢子。」那羅刹又搨兩扇。果然不動。羅刹慌了，急收寶貝轉回，走入洞裡，將門緊緊關上。

行者見他閉了門，卻就弄個手段，拆開衣領，把定風丹噙在口中。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螻蛄蟲兒，從他門隙處鑽進。只見羅刹叫道：「渴了，渴了，快拿茶來。」近侍女童，即將香茶一壺，沙沙的滿斟一碗，沖起茶沫漚漚。行者見了歡喜，嚙的一翅，飛在茶沫之下。那羅刹渴極，接過茶，兩三氣都吃了。行者已到他的肚腹之內，現原身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嫂嫂，借扇子我使使。」羅刹大驚失色，叫：「小的們，關了前門否？」俱說：「關了。」他又說：「既關了門，孫行者如何在家裡叫喚？」女童道：「在你身上叫哩。」羅刹道：「孫行者，你在這裡弄術哩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一生不會弄術，都是些真手段，實本事，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，已見其肺肝矣。我知你也饑渴了，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。」卻就把腳往下一登。那羅刹小腹之中疼痛難禁，坐於地下叫苦。行者道：「嫂嫂休得推辭，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。」又把頭往上一頂。那羅刹心痛難禁，只在地上打滾，疼得他面黃唇白，只叫：「孫叔叔饒命。」

行者卻才收了手腳道：「你才認得叔叔麼？我看牛大哥情上，且饒你性命。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。」羅刹道：「叔叔，有扇，有扇，你出來拿了去。」行者道：「拿扇子我看了出來。」羅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，執在傍邊。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：「嫂嫂，我既饒你性命，不在腰肋之下擱個窟窿出來，還自口出。你把口張三張兒。」那羅刹果張開口。行者還作個螻蛄蟲，先飛出來，丁在芭蕉扇上。那羅刹不知，連張三次，叫：「叔叔出來罷。」行者化原身，拿了扇子，叫道：「我在此間不是？謝借了，謝借了。」拽開步，往前便走。小的們連忙開了門，放他出洞。

這大聖撥轉雲頭，徑回東路，霎時按落雲頭，立在紅磚壁下。八戒見了，歡喜道：「師父，師兄來了，來了。」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著，同至舍內。把芭蕉扇靠在旁邊道：「老官兒，可是這個扇子？」老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唐僧喜道：「賢徒有莫大之功。求此寶貝，甚勞苦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勞苦倒也不說。那鐵扇仙，你道是誰？那斯原來是牛魔王的妻，紅孩兒的母，名喚羅刹女，又喚鐵扇公主。我尋到洞外借扇，他就與我講起仇隙，把我砍了幾劍。是我使棒嚇他，他就把扇子搨了我一下，飄飄蕩蕩，直刮到小須彌山。幸見靈吉菩薩，送了我一粒定風丹，指與歸路。復至翠雲山，又見羅刹女。羅刹女又使扇子，搨我不動，他就回洞。是老孫變作一個螻蛄蟲，飛入洞去。那斯正討茶吃，是我鑽在茶沫之下，到他肚裡，做起手脚。他疼痛難禁，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，情願將扇借與我。我卻饒了他，拿將扇來。待過了火焰山，仍送還他。」三藏聞言，感謝不盡。

師徒們俱拜辭老者，一路西來。約行有四□里遠近，漸漸酷熱蒸人。沙僧只叫：「腳底烙得慌。」八戒又道：「爪子燙得痛。」馬比尋常又快，只因他熱難停，□分躁進。行者道：「師父且請下馬，兄弟們莫走。等我搨息了火，待風雨之後，地土冷些，再

過山去。」行者果舉扇，逕至火邊，盡力一搨，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；再一扇，更著百倍；又一扇，那火足有千丈之高，漸漸燒著身體。行者急回，已將兩股毫毛燒淨。徑跑至唐僧面前叫：「快回去，快回去。火來了，火來了。」

那師父爬上馬，與八戒、沙僧，復東來有二□餘里，方才歇下，道：「悟空，如何了呀？」行者丟下扇子道：「不停當，不停當，被那廝哄了。」三藏聽說，愁促眉尖，悶添心上，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只道：「怎生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將扇子搨了一下，火光烘烘；第二扇，火氣愈盛；第三扇，火頭飛有千丈之高。若是跑得不快，把毫毛都燒盡矣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你常說雷打不傷，火燒不損，如今何又怕火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這馱子，全不知事。那時節用心防備，故此不傷；今日只為搨息火光，不曾捻避火訣，又未使護身法，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似這般火盛，無路通西，怎生是好？」八戒道：「只揀無火處走便罷。」三藏道：「那方無火？」八戒道：「東方、南方、北方俱無火。」又問：「那方有經？」八戒道：「西方有經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。」沙僧道：「有經處有火，無火處無經，誠是進退兩難。」

師徒們正自胡談亂講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大聖不須煩惱，且來吃些齋飯再議。」四眾回看時，見一老人，身披飄風氅，頭頂偃月冠，手持龍頭杖，足踏鐵勒靴。後帶著一個雕嘴魚腮鬼，鬼頭上頂著一個銅盆，盆內有些蒸餅糕糜、黃糧米飯。在於西路下躬身道：「我本是火焰山土地，知大聖保護聖僧，不能前進，特獻一齋。」行者道：「吃齋小可，這火光幾時滅得，讓我師父過去？」土地道：「要滅火光，須求羅剎女借芭蕉扇。」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：「這不是？那火光越搨越著，何也？」土地看了，笑道：「此扇不是真的，被他哄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何方得真的？」那土地又控背躬身，微微笑道：

若還要借真蕉扇，須是尋求大力王。

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